

苑杂谈



钟增亚作品《楚人》1994年 153×95cm

笔墨随朗月 壮志似秋霜



钟增亚作品《风清月朗》1997年 70.5×97cm

刘瀚璐

自然灵动的“黑衣女”，空蒙迷离的梦乡，色彩与墨韵交融的现代仕女，湘韵纵横的笑容。9月19日，湖南著名美术家推介工程·钟增亚艺术展在湖南美术馆开展。

在展厅内循着丰厚的艺术精品和珍贵文献漫步，看钟增亚先生的艺术轨迹，一画一季，一步一年，宛若跟着钟增亚从衡阳至广州到长沙，在艺术道路上孤行独木桥，个中艰辛与付出，无限诗意与豪情，令人的心海如洪波涌起，许多故事与情绪回旋激荡。

孤行独木桥

钟增亚出生于雁城衡阳，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成长的。父亲开在衡阳市中心的毛笔店，承载了他童年的快乐时光，也成为他观赏艺术园地的第一扇窗。毛笔店虽小，但往来皆文人。逢年过节时，还常有须发苍白的顾客，挥笔作画写字，吸引不少围观者，小店更是热闹非凡。年少的钟增亚，或许已感受到舞文弄墨的乐趣，拿起货架上的笔、墨、纸，就开始稚气十足地写写画画。在私塾先生的指导下，钟增亚便从写写画画踏入了艺术园地。

1958年夏季的一天晚上，广州南方大厦旁的沙基惨案纪念碑的基座上，18岁的“小城青年”钟增亚席地而睡，被蚊子叮咬了一晚。天亮以后，又经过七八里路的步行，钟增亚来到考场应考广州美术学院附中，最后以优异成绩考取。

学生时代的钟增亚，不但专心于素描、速写、水彩、水粉和构图创作课的学习，而且对其他同学比较应付的书法课也十分认真，课余临摹古代名家碑帖。因成绩优秀，钟增亚未经考试升入广州美术学院继续深造。

在广州美院学习时，钟增亚勤奋好学，深得关山月、黎雄才、杨之光等老师的青睐。钟增亚的同学、著名美术理论家钱海源回忆，当时同学之间见面，多戏称对方的雅(外)号。一般同学只有一个雅号，但钟增亚却一人占有“画牛”和“麦华四”两个雅号。“画牛”是夸赞

钟增亚在艺术上不仅如牛一般埋头刻苦和辛勤耕耘，而且富有艺术创造才华。“麦华四”的绰号，则是因为钟增亚用一个暑假将教书法的麦华三教授的一本中国书法史手稿，全部认真临摹下来。

毕业后，钟增亚一直从事中国书画创作与研究。钟增亚以“孤行独木桥”为座右铭，强调“画贵独创”。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他坚持以中国画传统为根本，锤炼扎实的人物造型功夫，重视中国画的笔墨功夫，广泛摄取、多方吸纳。在创作上，他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岭南画派“折衷中西，融汇古今”的革新精神与“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湖湘精神在钟增亚的艺术人生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画尽人间万种情

展厅内，一张1997年钟增亚生日时拍摄的照片颇为醒目。照片上的钟增亚，穿着深蓝色的西装，认真地系着领带，却顶着一顶戏谑调皮的小丑帽，戴上了一副红鼻子圆框眼镜，看起来端正又灵动、妙趣幽默。

这样端正又灵动、矛盾又和谐的气息，在钟增亚的画中也如此涌现。他的画作，一笔一墨，能看出深沉厚重的艺术功底，西方的素描速写与中国的传统笔墨情趣相融，西方的写实造型与中国的写意趣味相交。而那灵动则体现在匠心独运的构图、浓烈跳跃的缤纷色彩和浪漫的人物形象。

在钟增亚代表性的表现历史人物的作品《楚人》中，数九寒天，一树树的梅花，漫天怒放，占据画面的大部分。寒梅深处，毛泽东与齐白石两人傲然而立，似在梅花林中漫步、交谈。赏梅要冷，越冷越香，越冷越雅。细细端详两人，冬日凛冽的风肆意吹拂，两人的衣角和须发向后方拂动。尽管雪地冰天，但两人踏雪赏花，尽情畅谈，气宇轩昂。自然与人物的融合，高洁与浪漫的气韵，伟人与艺术家的情怀使人回味无穷，作品的美感也由此得到升华。

如何在保留中国画传统精神、民族特色的基础上，融入西画技巧、推陈出新，是钟增

亚孜孜探索的重要课题之一。他认为笔墨挥洒处可反映人的灵性与自然之美，是艺术家个人审美情感的外化，笔墨本身具有完整的审美价值，对于西方技法则采取“为我所用”的开放态度。钟增亚最具代表性的《黑衣女》系列作品，鲜活灵动。他笔下的黑衣女，体态轻盈优美，服饰以墨色渲染，装束特征来源于岭南、惠安和湘西三地女性，具有很强的个性和审美价值。在《黑衣女》系列作品中，他将大面积的水墨渲染出女子的曼妙姿态，以赋予变化的墨线仔细勾画女子神态或体态，两者有机结合，提升了水墨画的表现力，也显示出他高超的书法功底。

钟增亚作画从不打草稿。他的画既能让人感到鲜活的生活真实，又能体悟到精湛的艺术真实。艺术家杨福音曾回忆钟增亚作画时的场景，他不像一般人那样先画素描稿，再将生宣纸蒙在素描稿上拷贝，而是用炭条极简略而又准确地将小稿子上的形象搬到宣纸上，然后在大白瓷盘里调墨，然后交替使用细笔粗笔勾勒涂抹上色，须臾，一位在乡下就着油灯著作的老教授的形象便跃然于纸上。

潇湘墨客多情志

“1982年9月15日，星期三，雨。苗族社员从几十里山路到此地，打着雨伞穿着朴素的衣服跋山涉水，心爱的服饰和首饰都未穿戴上。我夹着速写本，打着雨伞，穿行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发现一组背影，我展开本子来画，便一手操笔，一手拿本，腋下夹着雨伞，脚下穿着凉鞋，踏在泥水之中。雨簌簌地下，沿着雨帘篷角滴在脚上，速写本上也滴着水，真有犹如上战场那般吃力、辛苦。画虽虽浓，但抵不过水的搅乱，画了几件就告退了。”

“在表现手法上，我采用李可染山水的笔法，吸收汉砖、金石等方法，造型略带夸张，为了表现山区农民的勤奋、敦厚、质朴的形象，为了使画面洋溢泥土味，采用这种表现手法比较适应，画完以后效果尚可。这幅画在晚上才完成全部墨稿，深夜12点才睡觉。”

展厅内，钟增亚日记中的片段被朗读出

来，制成视频，观展的人们不由得聚拢。只言片语间，一个满脚泥泞、裤腿湿透、怀抱画具，眼神如火一般的钟增亚从苗寨山乡里慢慢走过来。

钟增亚始终怀着对艺术的真诚，笔不离手，走到哪里画到哪里。他怀着火一般的情感，不拘无束地尽情宣泄真切感受。很多与钟增亚谋面过的艺术家都会提及钟增亚的“小纸条”。和作家周立波常常在口袋里放一张纸和一支铅笔，随时记录写作灵感与素材类似。钟增亚的口袋里也常有这样的记录工具，有时是一个速写本，有时是一方小白纸，有时甚至是烟盒里的那一层纸。

“不随时好，莫做古洋奴。墨客多情志，国魂不可无。”钟增亚多次回忆起关山月的这首赠诗带给他的激励。钟增亚曾说，“一个艺术家的内心只有铸进了国魂，才能存铿锵的风骨。”或许也就是在这种民族精神的指引下，他的画作里充满了对家乡土地和人民的深情。他通过大量速写训练，直面生活本色，大胆突破传统技法，用个性化语言表现自己对生活的独特感受，创造出那么多打动人的艺术形象，为时代留下了一批艺术经典。



钟增亚1997年生日照。(资料照片)

影视观察

许波

《底线》的「精」「新」「实」

最近热播的电视剧《底线》，是我国首部全景展现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最新成果的法治题材剧。该剧塑造了以方远(靳东饰)、周亦安(成毅饰)、叶芯(蔡文静饰)等为代表的基层法院工作者形象，讲述了他们积极投身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动人故事。全剧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扣人心弦，最突出的特色在于“精”“新”“实”。

《底线》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剧中的故事和案例所运用的法律程序、法律条款，无不折射出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进步，无不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与时俱进。既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优势与自信，又如春风化雨般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普法宣传与教育，还表现了人民法官以及法律工作者严格执法而又不失温情的工作态度、工作作风。从构思、立项到最终制作完成，制作出品单位和创作者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下，《底线》从2019年开始构思，项目历时3年，超过1128个小时反复打磨剧本，前后修改共计20稿，最终完成了40集成片。采风团队赴60余家法院和调解组织实地调研，系统性了解了法院的组织架构和运作机制，采访200余名一线法院工作者建立人物原型档案，收集各类案件超过500余件，力求全方位展现多元社会与人民生活。演员的表演可圈可点，塑造出一个有血有肉真实可信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常年在基层法院工作的立案庭庭长方远既讲原则又善于变通，在维护法律的前提下尽力保护当事人双方的权益；年轻法官周亦安既不失闯劲，又善于思考；新人叶芯成长过程一路磕磕绊绊、历练成长……演员通过细腻真实的表演，塑造新时代法律工作者的形象，为作品添了一份力量。另外，《底线》在服装、道具、化妆、置景、美术、音乐等方面也颇具匠心。

“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底线》植根于现实社会生活，紧跟时代潮流，彰显时代气息，关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新理念、新发展、新变化，在“新”字上做足了文章。一是题材新。《底线》体现了这十年政法改革的举措和成效，突出表现了我国法治观念的转变和进步。剧作主要从四个方面选择案件：展现时代新发展的案件、体现《民法典》新规的案件、彰显出司法进步的案件、老百姓切切实切的案件，这些案件折射的是社会发展中的法治观念的进步。剧作主要从四个方面选择案件：展现时代新发展的案件、体现《民法典》新规的案件、彰显出司法进步的案件、老百姓切切实切的案件，这些案件折射的是社会发展中的法治观念的进步。二是观念新。《底线》中的案件和故事反映出最新的法治观念，运用了最新的法律条文，能起到宣传、普及的目的。如：“李芳凝案”的判决依据是《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条，审判长方远在宣读判决书对相关条文还进行了解释，创作者更通过剧中“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对相关法律、行为等作了详细地说明，既丰富了故事情节，更起到了普法教育的作用，真正做到了春风化雨、寓教于乐。三是故事新。《底线》中的故事情节具有极强的时代特性，展现了诸多当下社会的新问题、新矛盾，也折射出各种新思想、新观念，以及由此带来的新的分歧和矛盾。创作者通过案件的转折、法官之间的辩论、群众的呼声等艺术表现手法，探究时代发展变迁的痕迹，以及社会问题、各种矛盾的聚焦点和根源，极具社会性。

《底线》深度聚焦老百姓生活，深度聚焦一线法律工作者，深度聚焦中国法治建设、法治发展的点点滴滴。“实”是《底线》的生命，但创作者并不是囿于现实、照搬现实，而是通过技术手段在现实基础上进行再加工、再创作，从而塑造出立体丰满、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极具专业性的司法人物，挖掘出案件背后的人间百态和人情冷暖，让观众跟随法官的视角一点点剖析案件背后的东西，引导大众对当下社会现象从法律、正义的角度进行解读，进而起到提振社会风气的作用。《底线》以现实主义精神，通过细节来塑造人物、呈现法治案件。如：在对“离婚案”的审理过程中，由于夫妻双方当庭上争吵，孩子被吓哭，方远将孩子抱在自己怀里安慰，孩子趴在他的肩膀上竟然睡了两个多小时——这个细节将一个基层法院法官的温情集中表现了出来。《底线》在扎实的前期准备基础上，以客观真实的镜头传达出深刻的法治思想与真挚的人文关怀，在一桩桩案件、一个个物、一句句台词中无不体现出对法律尊严和生命价值的思考。

《底线》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完善故事逻辑结构，描写法治建设的真实生态；通过细节塑造新时代法律工作者司法为民、勇于担当、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和崇高作风；自然生动地完成了社会正能量传播和普法教育宣传，是一部扎实、真实，具有创新精神的精品力作。

(作者系《中国电影市场》杂志社社长、主编)



电视剧《底线》剧照。

粉墨登场

刘月娥

公元一世纪，普鲁塔克曾提出：如果忒修斯船上的木头被逐渐替换，直到所有的木头都不是原来的木头，那艘船还是原来的那艘船吗？

当戴着面具的舞者胡沈员提着行李箱，在梅溪湖大剧院的观众厅中驻足停留，有观众拿起画笔在他的面具上添墨。他正前往舞台上这艘“忒修斯之船”。但历经世事变迁的“他”，似乎已不记得当初设置的登录密码，只能借助电子语音的不断提示，才勉强登上了这艘船。这是胡沈员历时两年打磨出来的一部独舞。与胡沈员之前编导的舞剧《流浪》不同在于，《忒修斯之船》更多是以肢体戏剧表达，将现代舞、肢体戏剧与中国传统戏曲熔成一炉。这种中西文化的交融也是现代舞极具包容性的一个体现。

舞剧与绘画同属抽象的艺术。我们看到



漫谈舞剧《忒修斯之船》

舞台上充满诗意的小白船、通往星空的云梯、坚守初心的木偶、不断变幻的面具等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器具，经过编导胡沈员哲思妙想，变成了舞台上自带光环的道具，将人类普遍的精神困惑、情感以舞剧的形式进行表达。

在胡沈员看来，舞剧作品不一定要用舞蹈的方式表现，因为肢体动作是一个更大的范围，舞台上演员的一笑一叹皆已具备了象征性的表现特征。构思、编排舞剧《忒修斯之船》的过程，也是他不断探索、追寻人生的终极意义的过程。一个人的独舞是与自我心灵的一次对话，所关联的道具如木偶、天梯、船、黑匣子等物象的组合，就像小说家建构小说框架一样，通过意象的组合与流动，在脑海中形成一幅绵延的《千里江山图》，是编导长久思考后灵感刹那间的降临。至于剧中的电子语音、川剧脸谱的运用，更是编导在传统与现代交融中探索出了某种“有意味的形式”。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件，用舞剧的形式对它重新包装，日常物件便有了不寻常的意义。

舞剧艺术“长于抒情而拙于叙事”，舞剧则通过叙事着重于人物性格的塑造与情感的表达，掀起观众的感情波澜。《忒修斯之船》表达创作者的内心，也让观众能够触摸到生命的质感。或许编导设计舞剧只是某种情绪抑



舞剧《忒修斯之船》剧照。

或是一个意向的表达，因为有趣、有味，甚至有些率性而为，因为舞蹈不需要非要说清楚什么，观众的艺术体验是因人而异。胡沈员把这种创作的乐趣比作一道美食的制作，如在菜市场买了青椒、红椒等各种椒，至于具体怎么做这道菜，就是寻找、挖掘自我的一个过程。正如《忒修斯之船》把毫不相关的物件，运用逻辑的方式让它们在剧中得以合理地呈现，是编导长期酝酿后的灵气闪耀留下的痕迹，特别是当胡沈员通过川剧变脸演绎人在成长过程中，随着我们的人生经验、生命体验不断增强，同时也伴随着疾病、衰老与死亡，在时光的流逝这一过程中，自己是否还是最初的那个自己？当他戴着面具、穿越观众席，